

通

典

二

杜氏通典

共四十四册

十一之十五

通典第三帙通四十六葉

內宋刊原板得十三葉
就原板挖補者十一葉
餘皆孝宗以後重刻者

原板避諱至桓構重刻則慎字已缺筆



推酤

推酤

竿緡

雜稅

平準

璽南爵



漢孝文時晁錯說上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

粟為賞罰今慕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得

農人有錢粟有所洩洩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以供上用則

貧人之賦可損所謂以有餘補不足令出而人利者也順於人心所補

者三一日主用足二日民賦少三日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

無窮粟者人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

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從

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第三等爵

萬二千石為大庶長第四等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

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洩天下粟

邊食足以七歲可令入粟郡縣入諸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救

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入之景時上郡以西旱有

修買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或裁又名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

孝武元朔二年外事四夷內興功國用空竭乃募人能入奴婢以

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馬為郎始於此五年有司議令人得買爵及

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

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長十一級曰軍

備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也顏師古云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四十餘萬金所引茂陵書止十

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乘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請買武功爵官首

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

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樂卿者武功爵第八

為吏比於五大夫也崇軍功軍功多用起大等者封侯卿大夫小者即吏吏道雜而多端

然官職耗廢矣元鼎初豪富皆爭匿財不助縣官唯卜式數卜式入

財天子乃起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告天下以風百姓始

吏得入粟補官郎至六百石後桑弘羊請令民得入粟補官及罪人

贖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所忠又言世家子弟富人或

關雞走狗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

財者得補郎。後漢孝安永初三年天下水旱用度不足三公奏請

令吏人入穀得關內侯靈帝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其子鈞曰大人不當為三公論者嫌其銅臭則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理宮室錢大都至三三萬錢不畢至自殺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往輒迎致禮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上舉緇袍以示之。○晉武帝太康三年問劉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主也對曰桓靈之主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為理南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後魏明帝孝宣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碩賞散侯六千碩散伯四千碩散子三千碩散男職人輸七百碩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碩聽依第出身千石加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碩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大唐至德二年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召納錢物多給空名生身雖假以官賞其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便更以於同申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納錢請勅進長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勲邑號等亦聽如無人迴授及不願還俗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資財既助國納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資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任終身自蔭身歿之後亦任迴與近親又准勅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脩身慎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准元勅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職事官并勲階號及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戶內兼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稅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仍復如於勅條外有悉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錢時屬幽寇內侮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為此制尋即停罷

權酷 漢 陳 隋 大 唐

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權酒酷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人酷釀獨官開置如道路木為權者獨取利顏師古曰權者出渡橋

爾雅謂之石社今之略約是也基示開其事摠孝昭始元末丞相車千秋奏罷酒

酤賣酒斗四錢孝元時賈捐之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人賦四十丁

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榷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

足而人困矣王莽時義和魯庄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

幹在縣官幹謂主領之音管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

天下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亡酒酤我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

平之代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御進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

酒酤在人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令絕天下之酒無以行禮相養放

而無限則費財傷人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率開一壚

以賣壚謂賣酒之區也以其一月餼五十釀為準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

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價而參分之二

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

三及糟截灰炭截酢漿也給公哭器薪樵之費而人愈怨。陳文帝天

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足奏請榷酤從之。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

坊與百姓共之。大唐廣德二年十二月勅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隨

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曆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稅

錢並充市絹進奉建中三年制禁人酤酒官司置店自酤收利以助軍費

榷酒 漢 晉 宋 齊 梁 陳

漢孝武元狩四年自作皮幣鑄白金後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

於是公卿言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竿輶車賈人

緡錢皆有差請竿如故緡系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諸賈人未作賁貨

賣買居邑貯積諸物賁賂也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

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竿也詩云維糸伊緡輶小車率緡錢二千而竿一者則出一竿也

諸作有租及鑄以手力所率緡錢四千竿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

竿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商賈人輶車二竿商賈人有輕重又使船

五丈以上一竿匿不自占占不悉太邊入緡錢悉盡有能告者以其半

卑之有不輸稅者令人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

縣官於是楊可告緡緡徧天下楊可人姓名按義縱傳云時楊可方受告緡緡以

之故天下皆被告也商賈估積及工巧之家非桑農所出謂之緡其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憲司理之

桑農所出謂之緡其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

獄少反者

理匿獄者獄少有反者反音備謂從輕而出

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

分曹言曹也而此為使也

往往即理郡國緡錢

就其所在而理也

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十萬數田大縣

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人偷甘食

好衣不事蓄藏之產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初大農

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眾乃令

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

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

即就也此謂比者没入也

其没入奴婢分諸苑

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謂新置官負分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

四百萬碩及官自糴乃足其後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入粟甘泉

不復告緡晉自過江至于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

一萬輪估四百入官買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

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為常以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

使均輸欲為懲勵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

此亦律之類

雜稅

漢後漢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隋大曆

漢高帝十一年令諸侯王通侯當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

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孝武元光六年冬初筭商車

始稅商賈車令出筭也

太初

四年冬行回中徙弘農都尉理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孝昭元

始六年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

生時有馬口出斂今省之所謂租六畜

宣帝時耿壽昌奏

請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

大夫家大也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

海魚不出後子人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宜且如故

上不聽王莽令諸取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收者嬪婦桑

蠶織維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佗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

舍

區謁舍比官各

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

而以其一為貢末年盜賊群起匈奴侵寇大募天下囚徒人名曰豬突

豨勇一切稅吏人貲三十而取一

後漢靈帝時南宮災中常侍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稅十錢

以治官室

蜀李雄薄賦其人人口出錢四文巴人謂賦為官室因為名焉實之名舊矣其賦錢四十則始於李雄也

宋元嘉二十七年

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

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楊南徐兗江四州富

有之家資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換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 ○齊武帝時王劼則為東楊州刺史理今會稽郡也以會稽邊帶湖海人

無士庶皆保塘陂劼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為錢以送臺庫帝納之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猶陂湖

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佗頂直人言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脩改乙限堅牢則終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

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害人損政實此為劇建元初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質賣妻子以充此限所通尚多尋蒙蠲原而此年租

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人實自弊國愚謂課塘丁一條宜還復舊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人賦曹一人直水五

人以檢察禁物及二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小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自餘小市一餘所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其苦之

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三等收稅有差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顓贊成之

後主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以供海府聲色之賞軍國之用不在此焉稅僧尼今日僧尼坐食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斂何足為

也。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稅。大唐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

奏請薄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今高戶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將供官人料錢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庫一空又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

產或五分一謂之空貨所皆舊時之六也兵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稅而賣以充軍資雜用或於津濟要處及市肆關文易之處計錢至一工以上者皆以分數稅之自是

商稅無利多失業矣上元中勅江准據據兩州稅率過重准制斗斛錢謂之棗程大曆初諸州府應稅青苗錢每畝十文充百司手力資課三年十月十六日臺司奏錄兵馬未散百司支計不給每畝更加五文貞元九年制天下茶州商人販者十分稅一

平準 均輸附 周 漢 後漢

周制司市掌市之理教政刑量度禁令鄭立曰量豆區斗以次叙分地而

經市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檣列也辨物異以政

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以商賈阜貨而行布通物曰商

阜猶以量度成賈而徵債徵召債買也物有定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

謂兩書一札而別之若今下手書保物以賈人禁偽而除詐賈人胥師買師之

要還矣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音子隨反以泉府同貨而斂餘斂同共也同者謂人貨不售則為

之情偽與以泉府同貨而斂餘斂而買之人無貨則賸賈而與之大市日仄而

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賦也市者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百族謂百姓也必容來去商賈家於城市販夫販婦朝賈夕賣因其便而分爲三時之市所以物極衆也 凡理市之化負

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利利於人謂物實厚者也害害

於人謂物行沽者也使有使阜起其賈以涉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却之也 凡通化負

賄以墮節即出入之墮節即章如今以檢封矣使人劫之以通商以出 國凶荒札喪

則市無征而作布泉矣有災害物貴市不可以稅爲人之困也 凡市僞飾之禁

在人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辨云日王

不中度兵車不中度布帛精麗不中數極度廣狹不中量數色亂正色五穀不辨 凡天

患禁貴價者使有恒賈恒常也謂若時米穀木而賤之而有不恆病者 四時

之珍異亦如之爲宗廟之物也 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官自此始

也桑弘羊爲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謂諸

輸於官者皆今輸其土產所獲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 元封元年弘羊爲治

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

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儼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

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

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理車諸器皆仰

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

大賈無所牟大利取即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

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時南越初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

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巨萬計皆取足

大農諸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匹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孝昭

即位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史相與語人疾

苦文學曰理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教道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無示

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敦

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衆夫末脩則人侈本

脩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飢寒生願罷均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

匈奴背叛數爲寇暴備之則勞中國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

人之愁苦爲虜所俘乃脩鄣塞飾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不足故

置均輸蓄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

乏執備之用罷之不便夫國有沃野之饒而人不足於食者器械不

備也有山海之貨而人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西之丹沙毛羽荆
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枿梓竹箭燕齊之魚鹽罌氈裘充荆河之漆絲
締紵養生奉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
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
大學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
夫不言得失蓄仁義以風之勸德行以化之是以近者親附遠者說德
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夫導人以德則人歸厚示人以利
則人俗薄俗薄則皆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夫排
困市并防塞利門而猶為非況上為之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
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人罪梯也夫古之賦稅於人也因
其所有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穫工女効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
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為
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
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人並收
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牟利自市吏容姦豪吏富商積貨
諸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
所以濟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
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
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
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
人不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
之塗通有無之用故易曰通其變使人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之商不
出則珪貨絕農用之則穀不殖珪貨絕則財用匱故均輸所以通委
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
守時以輕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之絕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有
餘而極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
以奉飢人以振故均輸之蓄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
振困乏而備水旱也古之聖賢理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理家養生
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以末易本以虛易
實今山澤之材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司馬遷曰夫山西

饒林竹穀纒旄王穀纒紵屬可以為布旄劉之屬纒音盧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多枿

杆薑桂金錫連音蓮金之朱鍊者丹沙犀象璫瓊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

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異珍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之

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

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

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

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人出之豈非道之符符謂合於道也而自然之驗耶周

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珎絕虞不出則

財賈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人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

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巧者有餘拙者不足也越

王勾踐用范蠡計然計然蠡師文子計然曰知闕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

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車

水則資舟物之理也六歲一穰六歲一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

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闢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

利干糶齊物關市不乏理國之道也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

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

流水魏文侯時李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弃我取人取

我予夫歲孰取穀與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率歲倍欲長錢取

下穀長碩斗取上種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

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理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國孫吳之用

兵商鞅之行法也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

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季在岐文王作鄆武王理鎬故其人猶有先

王之道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及秦文繆居雍音却地居隴蜀之關要故曰隴隴為要路間也隴

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徒櫟邑左馮北鄰戎翟東通三晉武昭理咸

陽因以漢都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人之益玩巧而

事未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也饒厄薑丹沙石銅鐵中出鐵竹木

之器南御滇越滿北棘反僅西近邛笮在各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

無所不通唯褒斜縮轂其口在漢中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

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羗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

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

然量其富什其居六昔唐人都河東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

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

小狹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改其俗織儉習事楊平楊楊及平陽陳

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石北石邑縣地邊胡數被寇人矜慎忤之致反今以

土名強直為慎中好氣任俠為茲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

時有奇羨其人羯羠不均羯上音反羠音反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儻儻反

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

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一生脩之以德德者人物之

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

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

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六食之

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五十匹牛千蹄角百六十七頭馬貴

足羊二百五十頭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魚以兩為計山居千章之菽菽木所以為王也音

出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柴山南河濟

之間千樹菽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汧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

家之城帶郭千畝鐘之田六斛若干畝邑音簡其花其千畦音簡其花其

二十五畝此其人比日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負也不宥規市井不行異

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奕弱歲

時無以祭祀進醪渠略反徐廣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卑則

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令理生不

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茲富曾取下無嚴處

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人富相什則卑

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二

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節一

歲千釀醢醬千瓠長頸將水千飢都甘反屠牛羊彘千皮糴千鐘薪藁

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章材也竹竿萬箇其輶車百

乘馬牛牛車千兩木器髹徐廣曰音者千枚銅器千鈞三十斤素木鐵

器若邑茜千石石百二十斤馬蹄嗽千數音口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

千僮奴婢古者無空手皆有作務作務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

采千匹苔布皮革千石苔音吐台反漆千斗或作漆

云瓦器受斗六磅合為瓦平鮎鮎千斤鮎音台鮎鮎音在鮎鮎千鈞鮎音在棗栗千石者

三之狐貂裘衣千皮羔羊裘衣千石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種子貸金錢千

貫節駟會駟音祖即反駟會也會亦會也即節物貧賈三之廉賈王之貧賈

未當去買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吳楚七國

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

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

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宿商大賈

大底盡諸田田嗇田蘭亭家粟氏安陵杜杜氏安陵及杜二縣各有杜也亦巨萬此其

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俸祿弄法犯姦而富也盡推理去就

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未致財用本守之以武壹切用文持之變化有

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不可勝數夫織

嗇筋力理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也而秦楊以蓋

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嵇發用之富行賈丈

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雍一作雍賣醬小業也

而張氏千萬酒削薄伎也理刀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也而濁氏連騎

馬醫淺方也而張理擊鐘此比日誠壹之所致也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

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乃與

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王莽篡位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

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言賣不售者官為收取之易所謂理財正辭禁人

為非者也莽迺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

辨而授之以圖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之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

官賒物者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於國服事之稅而輸息也謂若受園廛之田

而貸萬錢者一周之月出息五百也其音土得反樂語有五均樂語樂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按其大天

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息恩及小人也傳記各有幹馬幹音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

者所以齊眾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

市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邯鄲故趙郡今廣平郡縣臨淄故齊郡今北

而長皆為五均司市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

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

取貝者登進也龜有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

平無拘他所眾人買賣五穀布帛絲綿衣物害於人而不售者均官有以

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錢萬物印貴過平一錢印物價起也音五同反則

以平價買與人其價低賤減平者聽人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庾積也以防人積物

待貴人欲祭祠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但空也空賒與之不取息

利祭祀毋過旬喪紀毋過三月人或乏絕欲貸以理產業者均授之除其

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均謂各依先後之次也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義和置命士督五均

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雒陽薛子仲張長督臨淄姓倬等倬姓名倬也

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簿計也府藏不實百姓

愈病莽知人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為食肴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

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以

給贍仰音牛向反錢布銅冶通行有無備人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人所能

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人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

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人並侵

眾庶各不安生。○後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阡益州上

計吏來市珍珠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謂租賦并雇運之直官惣取而官轉輸於京故曰均輸詔

議之尚書僕射朱暉奏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

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西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

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女奴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

益奢

輕重

平糶

常平

義倉

北齊

後周

隋

後漢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

解在錢幣篇

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公

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

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緩則賤所急則貴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

謂賈人之多蓄積也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

給足也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

委則足矣

委積也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

謂富人多藏穀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

民輕之時官為散之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鐘

之藏藏縱千萬

六斛四斗為鐘鐘錢貫千室之邑必有千鐘之藏藏雖百萬春以

奉耕夏以奉耘

奉謂供奉耒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

不得豪奪吾民矣

豪謂輕侮管子曰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

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美

美餘也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

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

得其利則古之理財賦未有不通其術焉

穀賤以幣與食布帛賤以幣與衣者與當為易隨其所賤而以

幣易取之則輕重貴賤由君上也周易損卦六五云或益之十朋之龜不尅違元吉沙門一行注曰十朋者國之守龜蒙社稷之臣能執承順之道以奉其君世系之於物別主人之重責負為國

之今損而奉上則國以之存損而益下則人以之存言於法則調盈虛御輕重中和之要若伊尹太公管仲之所執夫龜者上達神祇之情下乃不言而信於人也斯故往昔用為之幣則一

行深知其道矣齊相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對曰燧

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

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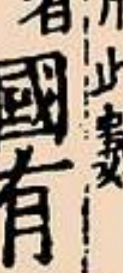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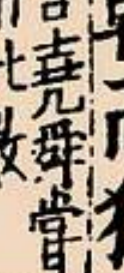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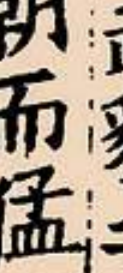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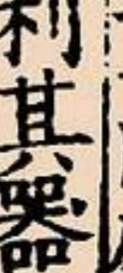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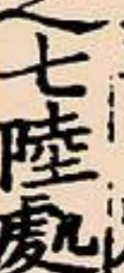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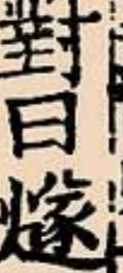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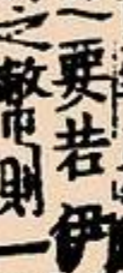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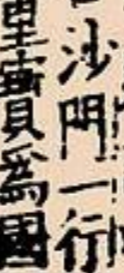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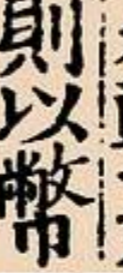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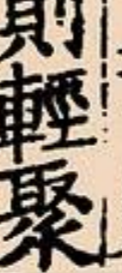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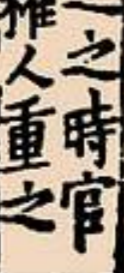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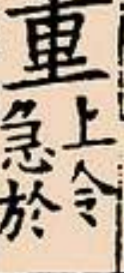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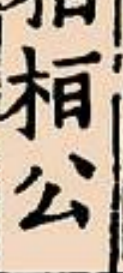
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

載秘鋒芒不示人行幾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數焚沛澤

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

之玉

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夫隨之



十年之蓄因之蓄積而人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異君之祿也故人君挾

其食據有餘而制不足故人無不繫繫於上也食者人之司命言人君唯以食能且制其事所以人無不繫繫於身令

君引鍛錫等也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人之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

數計本量委積則足矣然而人有飢餓不食謂者何也穀有所藏也

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其家富之家收斂其穀故然則人君不能散積聚均美

也不足則君雖強本趨耕乃使人下相役耳惡音能以為理人

若不能散家富之積均有餘以贍不足雖務農事督促播植適所以益管子曰利出於

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誣謂與屈同出三孔者

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養利也隘

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子音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人之戴上

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以守人不能調通人

利不可以語制為大理分地若一強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有

什倍人之功取以愚有不賈賈音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也夫人

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威罰也法令之不行萬人之不理貧

富之不齊也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謂若此而天下可一也夫天下者

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無日使之使不得不得無日用

之用不得不用使其不知其所以然若巨富之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

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帝以數傾之若服相公問曰不

藉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曰執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人秦春

秦夏秦秋秦冬秦音今之所止令之所發今之所止今之所發此物之高下

之時此人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素為四備以守之秦春人之且所

用者秦夏人之且所用者秦秋人之且所用者秦冬人之且所用者皆

已廩之矣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養皆先備之所謂之所未相公曰行幣乘

馬之數柰何即臣乘馬所謂乘馬者臣官實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

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穀貫在上幣貫在下國穀什倍數

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筴刑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

於上矩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曰某月日苟從責

者責讀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策出於穀軌國之策貨幣

乘馬者也貨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

負公家之債若未耕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

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惟之也詳輕重之卒百惟抑富商兼并之家監塞利

門則與奪貧富悉由乎令然可易為理也此篇經秦焚書潛蓄人聞自漢興是賈桑耿諸
子猶有言其術者其後絕少尋覽無人注解或編斷簡盡或傳訛寫謬年代綿遠詳正真
由今且梗概不粗知固難得搜摘其文字凡關古人之書蓋欲發明新意隨時制事
其道無窮而况機權之術于變萬化若一二摸楷則同刻舟膠柱耳他皆類此 相公問

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而無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對曰昔武王有
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而得巨橋粟欲使糴貴立重泉之戎或名也假

以避重泉之戎而國穀二十倍巨橋之粟亦二十倍武王以巨橋
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無藉指衣於人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

衡黃金衡平終身無藉於人相公曰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

屯藉農屯代也發師置戍十鐘之家不行六斛四百鐘之家不行千鐘之

案困窶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窶而
不得挹損焉挹猶謂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法使無券

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夫直讀曰債使則積藏困窶之粟皆歸於君相公

曰齊西水潦人飢齊東豐庸而糴賤庸用也謂豐欲以東之賤被西之

貴為之有道乎管子曰今齊西之粟金五鐘百泉則鎰二十也斗三鎰八

菽粟決其藉若此則西出三斗而使其藉東出三金而使其藉然

則金十之粟皆宿於食廩西之人飢者得食寒者得衣若此則東

西之相被近之准平矣居下今稅人三十錢准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

管子謂相公曰北郭有堀闕得龜者堀穿也求物反穿地此檢數百里之

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曰東海之子類於龜

金勞賜之龜為無此負而藏諸秦臺秦臺高立瑤曰無此負

立龜為瑤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可食三軍之師行

五月食音嗣下以意取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貨之珪吾今將有大事請

以珪為質音致下以假子之邑粟即家丁氏北鄉再拜革築室賦藉藏

龜華更也時敷也日吾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曰請以令城陰里

使其牆三重而門九龍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因使玉人刻石為

壁刻石刻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丁仲璣中五百

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不以形弓石壁者形弓朱弓也非齊

言一石壁兼以形弓者指囊其地不得入朝天子許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之采布

泉輸齊輸音支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天下故國

八歲而無藉陰里之謀也相公曰吾欲殺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有

道乎管子對曰請重粟之價若是則田野大闢而農夫勸其事矣請

以令使卿藏千鐘大夫藏五百鐘列大夫藏百鐘列大夫中富商若田賈

藏五十鐘內可以為國委於偽外可以益農夫矣相公曰崢丘之戰崢丘

未聞一說人多稱貸負息以給上之急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此何以洽洽

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復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曰唯繆數為可耳繆讀曰謬假此令表稱貸之

家旌表皆望白其門而高其閭赤所以使八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

用令使者責石壁而與仍稱貸之家皆齊首類而問曰何以得此使者曰君

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假貸

吾貧萌萌與使有以給子之力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書執

皆折毀之所書之債皆消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振貧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相

公曰魯梁之於齊也逢蜚螫也逢古蜂字螫音尸亦反言吾欲下魯梁何

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縈徒奚反縈之公服縈令左右服

之人從而服之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

而作縈矣相公即為服於太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十日而

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縈十匹賜子金百斤子十至而

金千斤則是魯不賦於人財用足也魯君聞之則教其人為縈十三月

魯廓中之人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縈縈而踵相隨縈縈謂連縈也縈車

轂獨騎連伍而行轂獨騎也去用反言其車轂往來相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

服鳥率民去縈閉關無與魯梁通使後十月魯梁人餓餒相及相及

相及

相及

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魯梁之君即令其人去綿脩農穀不

可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十錢齊糴十錢穀十錢周月魯梁之民歸

齊者十之六管子曰夫人子則意與音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與

之形見賢反而不見奪之理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租藉者所

以強求在工商曰租藉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五霸之君去反音

其所以強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雅效春賦以斂繒帛夏

貨以收秋實蓋方春蓄穀家關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也是故故無廢事而國

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之則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

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秋相勝而操事

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良為人天故王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故萬人

無藉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藉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以六畜

藉謂之止生畜許收反是侯以田畝藉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藉謂之離

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以正戶藉謂之養官贏謂大晉安也正數之戶已極其藉

利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富行行而不盡故天子藉於幣諸侯藉於食中歲

之穀碩十錢大男食四碩月有四之藉大女食三碩月有三之藉吾子食

碩日有二十之藉歲凶穀石二十則大男有八十之藉大女有六十之藉吾子有

四十之藉六十為大男五十為大准吾子服小男小女也按古之石准今之三十二升二

利是人君非發號令收沓而戶藉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

吾子無不服藉者也音效也委所委積之物也建履也言人君不用下今齊之北澤

燒火燒而火曰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曰田野闢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

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相公問管子曰此何故也對曰萬乘于乘之國

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小曰薪一束十倍則春有以事報夏有以使共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相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

之於吾國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

穀而已矣曰其縣之壤廣若干其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

之則必積委幣委音也各於縣州里皆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於是縣州

里受公錢委音也各於縣州里皆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於是縣州

邑皆藉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較價國穀三分則二分

在上矣言先貯穀於縣邑當秋時下今收糶也則魏李理行平糶之法上熟糶三捨泰春

一中熟糶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准耳

國穀倍重數也秦夏賦穀以理田土秦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上

穀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三有歸於上矣言常春穀也其時計其價

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人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重之相因若春時穀

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則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

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

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也吾故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

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分

以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

有十國之策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魏文侯相李悝曰糶甚貴

傷人此人謂士商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其賤

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

收畝一碩半為粟百五十碩除十二之稅十五碩餘百二十五碩食人月

一碩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碩餘有四十五碩碩三十為錢千二百五十

除社間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文終

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足下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

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糶至於甚貴者也是

善平糶者必謹觀觀歲有上中下孰其故自四餘四百碩平歲百畝

碩今人熟四倍收六百碩計人終歲長四百碩官糶三百碩比為糶三舍一也中孰自三餘三百碩自三四百五十碩也終歲

為糶一而舍一也下孰自倍餘百碩自倍收三百碩終歲長百碩官糶其五小飢則收百

碩平歲百畝之收也百五十碩今小飢收百碩收三分之二也中飢七十碩收二分大飢二十碩收五之一也以此推

故大孰則上糶三而舍一中孰則糶二下孰則糶一使人適足價平

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官以穀藏出糶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

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糶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以

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漢宣帝時歲數豐稷碩至五錢

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請令邊郡比日筑木倉以穀賤時增其

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迺下詔賜壽

昌爵關內侯元帝即位罷之。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

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糶法用布帛市

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其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

詔曰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帶有輕重平糶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

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未作不可禁也今宜通糴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未行至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飢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凋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穡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佑賦仍就交市三吳飢人即以貸給使強壯轉運以贍老弱並未施行人賴之矣。齊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為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揚州理建業南徐州二百萬南徐州理京羅南荆河州二百萬南荆河州理壽春今郡市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江州理壽春今郡市米胡麻荆州五百萬荆州理南郢州三百萬郢州理江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湘州理長市米布臘司州二百五十萬司州理長雍州五百萬雍州理襄陽今郡市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後魏孝莊時秘書丞李彪上表曰昔之哲王莫不躬勤稼穡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蓋由備之也漢家乃設常平魏氏以兵糧制屯田軍國取濟光武一畝不實罪及牧守皆明君恤人若此今山東饑京師儉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元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手豐糶積於倉時儉則減私之十二糶之如此人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徐揚今壽春郡收內兵資與人和糶積為邊備也。北齊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酌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義租每歲每人出粟租二石義租五斗粟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旱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貯。後周文帝初制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斂。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澗關東及汾晉之粟

以給京師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人無菜色皆由勸道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孰當社有飢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上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又計輕爾費損於後之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靈夏甘瓜等十一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早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鄜郿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二等稅上戶不過一碩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大唐武德五年廢常平監八年勅諸州斗秤京太府校百觀初尚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之後戶口凋殘每歲祖米不實倉廩隨即出給纒供當年若遇凶災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爲社倉然於文皇得無飢饉及大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准其見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爲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飢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旣爲百姓先作儲貯官爲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足可嘉宜下有司議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民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勝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制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飢饉則開倉賑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格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宜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碩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高宗武太后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官迫直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勝以爲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碩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准粟者稻穀一斗五勝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碩折納糙米二碩四斗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碩

和糴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碩

關內五十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碩 河東十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九碩 河西三十七萬二千七百五十碩 隴右十四萬八千二百四碩

諸色倉糧摠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碩

北倉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碩 太倉七萬一千二百七十碩 合嘉倉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碩 太原倉二萬八千一百四十碩

永豐倉八萬三千七百三十碩 龍門倉二萬三千二百五十碩

正倉摠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碩

關內道百八十二萬二千五百一十六碩 河北道百八十二萬二千五百一十六碩 河東道三千五十八萬九千九百八十碩

河西道七十萬二千六百五十五碩 隴右道二十七萬二千七百八十碩 劍南道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一碩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四十四碩 淮南道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五十二碩 江南道九十七萬六千八百二十五碩

山南道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碩

義倉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碩

關內道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碩 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碩 河東道七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一十碩

河西道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碩 隴右道三十萬三千四百碩 劍南道百七十九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碩

河南道千五百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三碩 淮南道四百八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一碩 江南道六百七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碩

山南道千六百六十八碩

常平倉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碩

關內道三十七萬二千五百七十碩 河北道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碩 河東道五十三萬五千三百八十六碩

河西道三萬二千七百七十碩 隴右道四萬二千八百五十五碩 劍南道七萬七百四十五碩

河南道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碩 淮南道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一碩 山南道四萬九千一百九十碩

江南道關

論曰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其數具良貨賦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寶具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職支計屢空於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割剝為務無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北背叛劍南羅鳳之馮憑凌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荐飢兇逆承隙構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豈唯天時緬惟高祖太宗開國創業作程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周月而能成之雖神筭睿謀舉無遺而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致也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難搖人心所繫故速戡大難少康平

王是也若斂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爲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經費尚繁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要適今之宜旣弊而思變乃澤流無竭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斂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寧斂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下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毛之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二日未有直斂人之財而得其無怨況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并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爲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民者暝也可使由之不可使因之審其衆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歷觀制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秦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穎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猶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於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時之略韞致理之機者蓋不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植焉可徵求也貨幣捨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糶鬻鬻冢商富室乘急賤收旋致罄竭更仍責糶往復受弊并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也故晁錯曰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如此農民有錢粟有所洩謂官以法之也誠如是利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以難矣在昔堯湯水旱作沴而人無捐瘠以國有儲蓄若賦斂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輿師動衆廢於藝殖寧免賦關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自昔羲后因以物命官事簡人淳唯以道化上無求欲於下下無干進於上
 百姓自足海內又安不是賢而非愚不沽名而尚行推擇之典無所聞焉爰
 洎唐虞之官人也俾又水土緝熙帝載敷五教正五刑播百穀典三禮咨于
 四嶽明揚側陋詢事考言故舉無失德然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流
 四凶族不仁者遠斯則選賢任能之大略也三王之代朴散俗澆難以道馭
 務勤其教立庠塾於鄉閭建黌學於都邑訓公卿大夫之子弟設俊造
 之日而勗勉成之自幼年入學至四十方仕然後行有美全事理績茂秦漢
 以降乃異於斯其行教也不深其取材也務速欲人浸漬於五常之道皆登
 仁壽之域何可及已夫上材蓋寡中材則多有可移之性故其教方善若不
 敷其教欲求多賢亦不可及已非令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
 之然也而況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華失之愈遠若變茲道材何遠乎

第一歷代制上

第二歷代制中

第三歷代制下 考績

第四雜議論上

第五雜議論中

第六雜議論下

歷代制上

周奏漢後漢

周官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並具

詩書禮樂謂之四術四術既修九年大成凡士之有善鄉先論士之秀者

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分者而升諸學白俊士既升而不征者曰

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及鄉老

群吏獻賢具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藏於祖廟內史書其貳而

行焉書其貳謂在其職也則鄉大夫鄉老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而

興諸學司馬辯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贊與奪而

貳於中司書掌其版而知其數訟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

祿之著書其貳謂取士如此之詳也○秦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國強兵為務仕

進之途唯闢田與勝敵而已以至始皇遂平天下○漢高祖初未建立制至

十一年乃下詔曰賢上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有

肯從我遊者吾能尊榮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稱明法者御史中執法郡守

必身勸勉遺詔丞相府置其行義及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又制諸侯

王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也惠帝四年詔舉人孝悌力田者復其

身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官二千石者一人特置此官而尊其秩欲以文帝因晁錯

勸勉天下各令敦行務本

言務農貴粟詔許人納粟得拜爵及贖罪至景帝後元二年詔曰有市籍
貨多不得官廉士寡欲易足今貨筭十以上乃得官貨少則不得官朕甚

憐之減至四筭得官有市籍謂賈人有財不得為吏貨萬錢筭百二十也筭十萬時吏
之貧以為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貨十萬乃時為吏廉士無貨減至四

武帝建元始初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其理申商韓非

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皆罷之申商韓非名之學蘇
張儀橫之說並不用元光元年舉賢良董仲

舒對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

不宜恩澤不流今吏既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上之法暴虐百姓與效為

市言小吏有為為者守令不
率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其不稱陛下之意天長吏多

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官買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

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

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智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

以取貴積久以致官足以廉恥賢亂賢不肖温散也請令諸侯列卿郡守

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

賢者有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

可得而官使也授之以官以
使其材之無以日月為功實試用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

德而定位錄請存
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帝於是令郡國舉孝廉各一

人女子謂善事父母
廉謂清挈廉隅又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

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

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習

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

斷材任三輔縣令至五年又詔徵吏人有明當代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

次給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
俱也今所徵之人與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也元朝元年又詔

曰夫太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本仁祖義謂以
仁義為本始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故

詔執事與廉舉孝庶幾成國夫仁義為本始必有忠信二人並行厥有我師

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闔郡也
中故言闔郡也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

間也究竟也言見壅遏
不得聞於天子也且准賢受上賞蔽賢其家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

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天下慎法莫敢諷舉而貢士甚鮮故有斯

詔有司奏請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適得其
人也再適謂之賢賢

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九錫者一日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懸四曰朱戶五日納陛六曰
虎賁百人七日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

事賜與但數少耳然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為九命春秋說有之凡九錫備物伯者禮禮者稱晉

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然也當受進賢之賜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馬

短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

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人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其不舉

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為其不求士報國也不察廉為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凡郡國之

官非傳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調屬僚及部人之賢者舉為秀才廉吏而貢

於王庭多拜為郎居二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卿校牧守居閑

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祿勳復於三署中詮第郎吏歲舉

秀才廉吏出為佗官以補缺員後漢制同元封五年又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

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蹏蹏也奔走也奔蹏者乘之即奔立則蹏人蹏徒計反士或有負俗之累

而立功名負俗謂被世譏論也累力端反夫泛駕之馬泛覆也音芳勇反覆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躡施之士躡者躡禮度也躡音吐各反

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人有茂材異等茂材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可為將相及使絕國絕遠之國初公孫弘以儒術為丞相天下之學靡然嚮

風時太常孔臧等曰請太常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年

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耆長上肅政

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詔太常得受

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

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

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時外事四夷內闕用度仍募人羊

穀奴婢得授官增秩復役除罪大至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繇是吏道雜

而多端官職耗廢矣孝昭始元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前為此官今不居官皆謂之故持節

行郡國舉賢良孝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子弟

兄任為郎也率多驕傲不通古今傲與同至於積功理人無益於人此伐檀所為作也

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弟之令黃龍初制凡官秩六百石者不得

舉為廉吏孝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朴敦厚遜讓有

行者光祿歲以此科弟郎從官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弟高下知其

賢人賢否也又詔列侯舉茂材諫大夫張勃舉太官獻丞陳湯獻丞主湯有罪勃

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諡曰繆侯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其為勸勵也如是故官

得其材位必久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三代以降斯之為盛

建昭中因西羌反及日蝕京房奏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遂詔房作

考功課之法具考績篇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又有二千

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起也漢諸帝凡日蝕地震山

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起也漢諸帝凡日蝕地震山

崩川竭天地大變皆詔天下郡國舉賢良方正極言直諫之士率以為

常人其有要任使皆標其目而令舉之

王莽時太常舉子弟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為文學

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

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御史司隸州牧

歲舉茂才各一人改前漢常侍曹尚書為吏部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

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而尚書令摠

之其所進用加以歲月先後之次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舉孝

廉廉吏以其未久不周知也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謗議

漸生章帝建初元年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具偽

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漢曰秀才後漢曰茂才魏曰秀才既非能著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

也每尋前代舉人貢士或起賦取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

以功則理有異迹丈質斌斌朕甚嘉之始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

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佗狀舉非人兼不舉者罪舊制

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和帝以

為不均下公卿會議司徒丁鴻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

夷雜錯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

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入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

三歲一人帝從之又制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

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推按當時戶口一歲所貢不過二百餘人安帝永初二年詔王官屬墨綬下

至郎謁者經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

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順帝又增甲乙科貢十人除郡國耆儒

皆補郎舍人永嘉元年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

經學文吏試章奏如有顏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齒尚書僕射胡廣尚書郭

虔等駁之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舉鄭產之政非必章奏

甘奇著用年乖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

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代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迴革今以一臣之言不可

刻戾舊章音從雄議於是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人宣協風

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

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經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表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不拘年齒乃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還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認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二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雄在尚書迄于永嘉十餘年間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自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侍中張衡上疏曰自初舉孝廉到今二百年必先孝行行有餘力乃草文法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案為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所謂損本而末末者也自改試以來累有妖星震裂之災是天意不安於此法故也後黃瓊為尚書令以雄前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違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漢初漢初儒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古諸侯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敷料有直仁賢能直言獨行高行曾直清白敦厚之屬策略既廣自是稱名偽服假以流競權門貴上請謁賊亦自左於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以周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章方玄相試賢備名者屈其短筭每員者從其幼雄在尚書天下不敢謬選十餘年間稱得人之期亦功實之徵乎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祿屬各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責以成功名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之舉刺請下廷不覆案虛責行其誅罰相帝建和初詔諸學生年十六以上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為中郎第十七人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為王家郎永壽二年甲午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復制學生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能通二經者須後試復隨輩試試通二經者亦得為文學掌故其已為文學掌故者滿二歲試能通三經者擢其高第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太子舍人已為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推其高第為郎中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郎中已為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者推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亦得補吏其後綱紀隨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時議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復有三互法

久闕而公府限以三互經時不補議郎蔡邕上言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三五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不得交互為官是時史彌遷山陽太守其妻鍾野薛氏女以三五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禁網益密選用彌艱幽冀三州

所出比年兵飢漸至空耗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二府選舉逾月不定以

避三五十二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淹遲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在之人豈不戒懼而坐設三五自生留闕耶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五繼以末制者乎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授者無拘日月三五以差厥中靈帝不省是時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頗行賄賂改蘭臺漆書之經以合其私文者帝乃詔諸儒讎定五經而鐫石以刊其文使焚亦豈等書為古文篆隸三體立於大學門謂之石經自是爭者乃息凡學士不得有金瘡痼疾叔督書其板舉主保之其督卸版狀曰生事愛勞喪沒如禮如禮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師事其官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者其官某甲保舉順帝諱保改稱守沈既微曰初順帝推心虛已延企天下之士以玄纁王帛微魯陽樊英既至天子為降殿設壇席待如神明尚書奉引延問得失英所對唯常言無宏謨博略可以動觀聽雖是流俗誼器以為處士純盜虛聲龍耳俗而巳物議不允是時閣官秉政烟黨備天下故士君子羞為儕偶大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逵為之冠李杜陳范為其徒更相褒重危言高論橫議得失朝廷政刑必品裁之公卿日畏迎門倒屣折節自下議者咸以為文儒復興唯申屠蟠曰不然當戰國間處士干時列國之君至有降節為前驅者卒致焚書坑儒之禍茲其兆矣既而羣士以善惡相驅或譏誣相加一彼一此連為鉤黨而闖堅等構成臆故乃誣告羣士以交結誣謗圖為不軌靈帝震怒悉令逮捕之於是遂有權錮之獄始自周福房植成於李膺張儉名士死獄中者百餘人其支黨因緣或詞監而誅從禁廢者六七百人從古以來諸生之盛莫如是善人衰敗亦莫如是昔仲尼有言曰人而不仁疾之甚亂也是以君子之道貴闇然而日彰故衣錦尚絺惡其昭昭也嗟乎申屠子龍其知言歟

通典卷第十三

通典卷第十四 選舉二

歷代制中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魏文帝為魏王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人錯雜詳覈無所延康元年

吏部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

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曉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

口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

初曹公時魏府初建以毛玠崔琰為東曹掾吏銓衡人物選用尤尚勤儉於是

天下士人皆砥礪名節務從約損和洽言於公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不謂之廉切至令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心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偽矣

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黃初三年始除舊漢限年之制令郡國

貢舉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則皆試用自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

靡遞相標目而夏侯諸葛何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帝深所嫉之於是

惡士大夫之有名聲者或林鍾廢黜以懲之吏部尚書盧毓奏曰古者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久廢而毀稱相進退故真偽混雜也

帝遂詔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之法以考覈百官

具考績篇齊王嘉平初曹爽既誅司馬宣王秉政詳求理本中護軍夏侯玄言曰夫官一用

入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考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

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今令中正但考行

倫輩輩當行均斯可官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次亦渙然別矣

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杖於上上下下交侵以

生紛錯哉且眾職之屬各有官長但使官長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

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

考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而揔之於臺閣官長所第中正所

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庶可靜

風俗而審官才矣兼請除重設之官定服制之等宣王辭不能改請俟

於佗賢

按九品之制初因後漢建安中天下兵興夫冠士族多離本土欲徵源流慮難委悉魏氏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

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僅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定敷天下人士庶故委中正第

等級滿之授受謂免乖失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閑閥非復辯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南朝至于梁陳北朝至于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

罷討其根本陳壽魏志言之太略故詳辨之也蜀先主既沒諸葛孔明秉政懲惡舉善置里村受在不計資敘時魏為郡守李嚴以楊洪為功曹嚴未去郡而洪已為蜀郡守洪門下書佐何

祇有才策洪未去郡而祇以為廣漢郡守後李嚴廢亡 ○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皆得罪於亮或廢或徙聞亮卒垂位發疾以至於死也

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若吏

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父祖官名武帝泰始初又議考課具課散
騎常侍傅玄皇甫陶以為政教類弊風俗不淳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
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崇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
心三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三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
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
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三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化鄰唐
虞唯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也帝乃使玄
草詔進之玄奏曰臣聞先王分仕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
自仕以上子弟則為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隨才優劣以之授
用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北庶之眾而無
遊人在其間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蒞事而
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涇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
先王之風今聖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眾而學校未設遊手多
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宜亟定其制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
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禋躬稼祚崇後代是以前堂
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
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耕農矣王人賜
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
之官既眾而賜拜不在職者又多加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
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為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
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
天下食足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夫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而廢若
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是百
工商賈有長亦歸之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不久則競
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惟陛下裁
之武帝甚善而終不能用

山濤為吏部尚書十有餘年每官缺輒改擬數人日侍中彭權
遷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郭奕亦高簡有雅量在兵間小不盡下
請處朝廷足以肅正左右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顧問之秀聖意備置濟去
者驍騎將軍荀道智器明敏其典宿衛終不減濟博士祭酒使純強正有學義亦堪此選國學
初建王荀已亡純能其事宜當小留粗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不又尚書令欽宜得其人
江南大將軍杜體義正可以肅整朝廷又云有疾苦者大將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間猶宜
得健者征北大將軍璠貞正靜一中書監勛達練事物三人皆人彥不審有可參舉者不比日隨帝
意所欲然後明奏而帝之用者或非舉首眾情不究宗以濤輕重任音或請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

曰夫用人推才不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庸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服所奏既以人物各爲題曰時稱山翁啓事又王戎字濟冲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爲甲午制凡選舉皆先理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周而戎奏選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繼道路欺巧由生臣在官害政戎不仰依古義與讓而駭扇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戎與賈軌通親音得不坐于時雖風氣頽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

陳壽居喪使女炊丸藥積年沈廢鄰誦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

爲懲勸也如是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己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

品格天下唯以居位者爲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軍

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因用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

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

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奪天朝權勢愛

惡隨心情僞由己上品無寒賤下品無執方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

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

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遂爲坐廢若然雖宣尼之聖莫不有過

則可廢何獨責於中人哉使是非之論橫於州里嫌隙之讎結損政之道

二也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才德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人之

中正坐徇其私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

之道三也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君投標者抱

怨積久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長雍弊於邪人之銖損政之道四也古先政

教崇鄉黨之義故得天下之人退而修本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

邦或給事殊方猶不識其面况能盡其才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將定品狀

必採聲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弊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

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議又非

朝廷考績之課遂使爲官之人奔近求遠皆本趨末損政之道五也凡所以

立品設狀者求人才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

官而獲高敘是爲抑功實而崇虛名也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

能今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似以品耳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

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況不實者乎損政之

道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

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天下之人焉得不解於德行而銳於

人事乎損政之道八也職名中正實爲茲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爲

宜罷中正除九品并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空衛瓘又表請除九

品復古鄉議里選時始平王文學李重復上疏曰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檢防轉碎銜形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晉承魏氏凋弊之迹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若使人思反本脩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義日崇矣及劉頌為吏部尚書復建九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遷時賈郭專朝仕者務速進故皆不行孫氏有江東選書尚書主選舉吳郡暨性峭刻好清議為尚書以舉選清多非其人豔羨激揚清別其善否乃覆選三署皆取高第下除遺棄等其居位貪婪志節卑汗者皆以為軍吏置之營府於是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舉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略粗定乃詔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太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普延五歲許其講習乃詔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宋制丹陽吳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吏部序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禁同年月多少初廢行樂陽王時以吏部尚書錄兩書錄錄之謂中書令傳亮曰貴門以下不復復備懷自此以上故一區其矣同異舉聞之曰美不能為徐美之署紙尾也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及孝武即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為滿時中軍錄事參軍周助上疏曰今為政者宜以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帥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訓以書記圖緯忠孝仁義之禮廉讓恭勤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強擊刺之法習經者五年有成而三言之司徒習武者三年能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即更求其言行改其事業必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弟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為吏兼述農桑生植之本及禮教刑政之端帝省之不悅左衛將軍謝莊以其時搜才路狹又上表曰九服之曠九流之難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鑒照難源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請普令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銓用不從帝又不欲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裴子時曰官人之難先王卿黨察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履難取其智謀慎之以事以求其理臨之以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也州郡二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榜屬而升之於朝三公參其得失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身所關者衆一賢之進其課也詳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而所失以多夫厚深衷險如銘壘

擇言觀行猶懼弗同況今萬品千羣橫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勵於一司於是風俗遂行不可止也
已舉穀博袂填彼寺臺求者千進以務得必加之以諸驥使曹按閱閣而選舉不違訪採於鄉
邑父誨其子曰不索何獲兄勸其弟曰努力窺窬窮無廉恥之風謹愿之操官邪國敗而不可究
假使龍作幼言爵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後之哲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為兩不能反之於
其病愈甚也。○齊尚書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

二為下一不合與第謝超宗議以為片辭折獄寸言挫衆魯史褒貶孔論
興言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深析理之會豈必委贖方切理道非
患對不盡問患以常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一
亦宜採詔從宰議因習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
進取以官婚胄籍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二十試吏故有增年
矯兒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至和帝時梁
武帝為丞相上表曰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胄籍外
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俟掃門項代
陵夷九派乖失其有勇退忌進懷質抱貞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
用或有晦善藏聲自理衡筆者又以名不表著絕其階緒必須書刺投
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偽獎成燒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覈依舊
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謙謹淡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
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
務若限歲登朝必登年就官故貌實幼童籍已踰立障穠名教於斯為
甚乃施行。○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有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又制凡九流常選
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若有七向甘顏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
重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官梁寒素之隔普通七
年詔凡州歲舉二人大郡一人郡帝太平一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
訪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否。○陳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
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嘗為挽郎得未壯而
仕諸郡唯正王為丹陽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則否有高才異行亦
勳別降恩旨敘用者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官有清濁以為升
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遷若不遷授吏部先為白牒列十數人名尚書與參
掌者共署奏勅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選曹量貴賤別內外隨才補
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書其名帖鶴頭板
脩容整儀送所授之家其別發詔除者即宣付詔局詔局草奏聞初
可黃紙寫出門下門下答詔請付外施行又書可付選司行名得官者

不必皆待名到但聞詔出明日即入謝後詔尚書上省拜受若拜王公則

臨軒凡拜官皆在午後初武帝承侯景喪亂之後綱維頽壞制度未立

百官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徐陵

孔奐繼為吏部尚書差有其序。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

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敘之成帝和平三年詔曰今

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豈所謂彞倫攸敘者也諸

曹選補宜各書勞舊才能初崔浩為冀州大中正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景穆帝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

在職已久勤勞未嘗令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宰人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高允聞之謂東官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

李孝伯趙郡人父曾理鄭氏禮左氏表春秋三碑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日之職雖曰鄉選尚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任郡主簿到官月餘日乃數曰梁叔勤有云州郡之職徒

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又鄭祚為吏部尚書特製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已貴矣由是事頗為稽滯當時每招怨讀然所拔用者

量材稱職時其後中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彞倫仍不才舉至孝文帝勸精

求理內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為黜陟具考績篇宣武帝詔庶族子弟年十五

不聽入仕任城王澄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自此巡留澄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

下迄于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登品為三品等量其優劣盡其能不用咸無怨者又幸伯昕兄子場為吏部郎自太和以前精選中正得高鄉國者无其邊州小郡

性貪婪妻鬻賣吏官比目有定價人物單鮮者則併附佗州其在選陋者則闕而不置當時稱為簡當頗謂

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蕃素

庸鄙操銓覈之權而選敘頽紊至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時有以雜

類冒登清流遂令在位者比五人相保無人任據者奪官還役初孝明嗣

位幼冲靈太后臨朝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張彞昇之子仲瑀上封事請銓別

選格排抑武夫不使在清品於是武夫怨怒聲誼道路乃懸榜於衢會期

屠害彞昇父子不以為懷神龜二年羽林虎賁相率千餘人至尚書省詬訾

求彞昇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礫投擊臺門聲如雷霆京師囂震莫

敢討遏遂聚火就焚其第棧彞昇於庭捶辱恣心而呼聲動京邑其子叩頭

流血為父請命羽林乃執始均生投火中灼為煨燼仲瑀被創以鼠免彞昇

宿而死既而詔斬其尤兇者八人餘大赦以安之天下冤痛聞者驚駭靈太

后於是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既而官負少而應調者多選曹無以處之及

崔亮為吏部尚書乃奏為格制官不問愚賢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

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時沈滯者皆稱其

能時亮外生司正次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執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

月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

唯論章句不及理道立中正不考人品行業空辨姓氏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薄必汰之理未精而昇

賢庸皆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

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吾兼正六為
吏部郎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復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
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群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
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充鑑人物何異以管窺天
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而不解書計唯可曠容前駟指蹤捕蹙而已忽
令俾細乘軒求其真無之効未嘗操刀而使割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
由無官可授沉一人異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
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收弊并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禮法難權宜哉
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
出相其由是也但今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
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取具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又辛雄
為尚書右丞轉吏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龜以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
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行之人以
簡得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筭以共理之重託碩鼠以
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其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
調違謬聚斂盈門囚執滿道蓋助陛下理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須簡置
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所輕貴遊倦門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
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
妙盡才具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音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
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
心枉屈可申強暴自息書奏會帝崩及孝莊帝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
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敘其志業具以表聞得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
賞一階舉非其人者黜一階凡官郡守縣令六年為滿滿之後六年乃敘
○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
集書策考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
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
浪者奪席脫容刀初東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攝吏部尚書乃革
後魏崔亮年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遷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
文襄年少高朗其弊也疎素聿脩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遵彥風流辯
給所取失於浮華唯辛術貞明簡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
衡鏡之美一人而已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
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
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或夙在朝倫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白
屋之人巾褐未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凝
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充舉限未薦之文指論

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周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年以上舉主准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鞭以下舉主勿論若未經三載而更餘轉通計後官日月合滿三周凡所舉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時政不限年之遠近舉主之賞亦當非次被舉之人別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罰金又擁旄作鎮任惣百城分符共理職司千里凡其部統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綰之內下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錄事參軍以降州官州官都主簿以下但需在吏職及前為官并白人等並聽表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綰內之人亦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畿內上郡中郡並三年之內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餘郡守不在舉限昔三代以前天下列國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以下不命皆國君專之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唯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歷代因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倖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勅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貳之初霸府時蘇綽為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綽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所察舉頗加精慎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經明行脩者為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其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揔管刺史並以志行脩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為吏部尚書高拱為侍郎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自後魏末北齊以來州郡僚佐以多為吏部所授至隋一切歸在省司牛

引學問劉焯曰按周禮士多而府吏少今吏百倍於前判官減即不齊其故何也焯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案悉府史之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理鍛鍊若不密若萬里追證百年推自案故語云老吏拘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捨其事何由焯對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事具察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人則不然大小之官悉是吏部職令之迹皆屬考功所以繁也省官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其善其言

而不能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初盧愷攝吏部尚書與侍郎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物類頗為清簡而諧愬紛紜愷及道衡皆除名禮部公具外郎沈既濟曰异乎選法之難行久矣夫天產萬類美實而惡衆人分九流君子孤而小人羣雖稍長迭有而善惡不常此古今之通理然也將退不肖而懲其濫必懸法以下而俾人知懼舉善以勸而不仁自遠可以陰騰而潛移之同難明斥其惡而強濟也既聖嚴詔張彞皆以不及是而敗悲夫斯理甚明蓋非英明之君不可以語焉故崔毛當魏武而政舉盧薛值隋文而身墜時難不其然乎煬帝始建進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叅選多授文武大業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勳敘拔之行陣起自勇夫蠹政害人寔田於此自今以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因授文官職事

通典卷第十四

歷代制下

考績

歷代制下

大唐

大唐貢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歲三大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無常數其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筭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並具學篇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徵耆艾敘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階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舊令諸郡雖一三二人之限而實無常數到尚書省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課試可者為第武德舊制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律曰諸貢舉非其人謂德行乖及應貢舉而不貢舉者謂不堪利用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初秀才科等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有此舉其時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將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及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令官長持薦其常年舉送者並停自是士族所趣嚮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試策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並加帖經其後又加老子孝經使兼通之永隆二年詔明經帖十得六進士試文兩篇職文律者然後試策武太后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于洛城殿數日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長壽三年制始今舉人歲元會列於方物前以備充庭因左拾遺劉承慶上疏奏四方珍貢列為長壽二年太后自制製巨軌兩篇令貢舉習業停老子長安二年教人習武執其後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酒禮送于兵部開元十九年詔武貢人由其課試之制畫帛為五規置之於堦去之百有五步內規廣六尺撒廣六尺餘四規每規內列坐引射名曰長梁弓用一石力又穿土為埒其長與埒均踏皮為兩鹿屣置其上馳馬射之名曰馬射鹿子長五十高三寸又斷木為人戴方版於頂凡四偶人互列埒上馳馬入埒運槍左右觸必版落而人不踏名曰馬槍槍長一丈八尺徑一寸五分重八斤其木人上版方三寸皆以僦好不失者為上兼有步射穿扎翹關負重身材言語之選通得五上者為第其餘復有平射之科不拘色役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類升又制為土木馬於里間間教人習天寶六年正月制武之道既惟並用宗節之儀不可獨關其鄉貢武舉神龍二年二月制貢舉人停巨軌依舊習老子開

人上省先令謁太公廟每拜大將及行師剋捷亦宜告廟

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瑾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

賢微盲生人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

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執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

歷代崇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

其學生請停各且量配作業并貢人參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

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策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二十一年

玄宗新注老子成詔天下每歲貢士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老子焉二十四

年制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掌之因考功員外郎李昂抵詞進士李權文章大為權所度許朝議以郎官地輕故移於禮部

遂為二十五年二月制明經每經帖十取通五以上免舊試一帖仍按問大

義十條取六以上免試經策十條令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性者與及

第其進士停小經准明經帖大經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後准例試雜文及

策考通與及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以上試無不通者進士中兼有精

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以上者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訖具所

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禮部侍郎姚弁奏玄宗方弘道化至二十九年始

於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京師各百人諸州無常員習老莊文列習之四子蓋第與國子監同

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

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

得五得六者為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以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例校既其

難矣而舉人則有驅駱孤絕索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不天寶元年明經停老子加

習爾雅十一載禮部侍郎楊浚始開為三行不得帖斷絕疑以之言也明經所試大

經及孝經論語爾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

為通問通而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為第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

雅舊制帖一小經并注開元二十五帖既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通而後

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為第經策全通為甲策通四以上為乙策通三帖以

而策不通四皆為不第明法試律令各十帖試策共十條律七條全通為甲通八以上

為乙自七以下為不第書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說文六帖字林四帖口試無常限

皆通者為第筭者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

綴術緝古帖各有差九章三帖五經等七部各一帖綴術六帖緝古四帖兼試問大義皆通者為第

凡衆利有能兼學則加超獎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為

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

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進士唯乙科而已先試之斯命舉人謁于先師有司卜日宿張於國學宰輔以下皆會而觀焉博集羣議講論而退之禮部閱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若棘圍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其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其制詔舉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或在殿庭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開元以後四海曷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十人所收百纔有一

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信文史好彫蟲之筆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臨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日久浸以成風以至干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位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宴然雖有宏猷上略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權燧之光以至於老故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已立身之表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仕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或有馬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劍當私為盟歟以取利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鉤撫隱匿期為篇詠以列於道路迭相談詰言無所不至焉寶應二年六月禮部侍郎楊綰奏諸州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勅百州縣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間有孝悌廉恥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道舉並停旋復故矣貞元二年六月勅自今以後其諸色舉選人中有能習開元禮者舉一人同一經例選人不限選數許集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條策通兩道以上者不在放限其有散試官能通者亦依正員例處分五年五月勅自今以後諸色人中有習三禮者前資及出身人依科目選例吏部試白身依貢

舉例禮部考試每經問大義二十條試策三道所試大義仍委主司於朝官學官中揀擇精通經術三五人聞奏主司與同試問義策全通為上等特加超獎大義每經通二十五條以上策通兩道以上為次第依資與官也先是貞外試官者聽依正員例其諸學生願習三禮及開元禮者並聽仍永為常式九年五月勅其習開元禮人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為上等大義通八十條以上策兩道以上為次等餘一切並准三

禮例處分仍永為常式其選授之法亦同循前代凡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之在京師者冊授及職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並臨軒冊授其職事正三品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並朝堂冊說皆拜廟冊用竹簡書用漆五品以上皆制

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勅授凡制勅授及冊拜皆宰司進

擬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凡旨授官悉由于尚書文

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謂之銓選唯自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則否奉

官若起居補闕拾遺之類雖是六品以下官而皆勅授不屬選司開元四年始有此制凡吏部兵部文武選事各分為三

銓尚書典其一侍郎分其二文選舊制尚書掌六品七品選侍郎掌八品

九品選景雲初宋璟為吏部尚書始通其品負而分典之遂以為常凡

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先時五月頒格於部聽示人科限而集之初皆投狀於本部

郡縣鄉里名籍父祖官戶內本族四年齒形狀優劣課最諸負刑犯必具正焉以同流者五

五為黜以京官五人為保一人為保皆列名結款不得有刑家之子工賈殊類及假名八偽

隱冒升降之徒應選者有知人之詐冒其擇人有四事一曰身

取其體貌曲且偉一曰言取其詞論辯正三曰書取其措法道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

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其六品以降計次負重勞而擬其官五品以上不試列

名上中書門下聽制勅處外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詮察其

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其官已注而唱示之不厭者得反通其辭

他日更其官而告之如初又不厭者亦如之三唱而不服聽冬集服者以類

相從擯之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

中審之不審者皆得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

而印其上謂之告身其文曰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

給之武官則受於兵部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

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為統帥者若文吏求為武選取身

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武夫求為文選取書判精

工有理人之才而無過犯者凡官已受成皆殿庭謝恩其黔中嶺南閩中

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補監之四歲

一往謂之南選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武德初因隋舊制以十

百觀二年劉林甫為吏部侍郎以選限既促多不究悉遂奏四時聽選隨到隨解

為便十九年十一月馬周為吏部尚書以吏部四時提衡略無什暇遂請取所由文解

十月一日起省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衆選人漸多

摠章二年裴行儉為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

縣官資高下昇降以為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玄宗開元中行儉子

光庭為侍中以選人既無常限或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者復作循

資格定為限域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選高官少

選賢愚一貫必合乎格者乃得銓授自下昇上限年躡級不得踰越久淹

不收者皆荷之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材之方失矣此起於後魏唯其

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

而已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按牘疑議試其斷割

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為判也按顯慶初黃門侍郎劉詳道上疏曰今行署等勞滿

後日月浸久選人猥多按牘淺近不足為難乃採經藉古義假設甲乙

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眾而通經正藉又不足以為問乃徵僻書曲學

隱伏之義問之唯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千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

之藍縷各有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

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義者得不拘限而授職初州縣混同無等級之

差凡所拜授或自大而遷小或始近而後遠無有定制其後選人既多敘

用不給遂累增郡縣等級之差郡自輔至下凡八等其折衝府亦有差等按

格令內外官萬八千八百五員而合入官者自諸館學生以降凡十二萬餘

員弘文崇文館學生五十員國子大學四門律書第凡二千六百一十員州縣學生六

萬七百一十員兩京崇文館學生二百員諸州學生不計太史歷生三十六員天文生

百五十員太醫曹章針呪諸生二百一十一員太卜十筮生三十員千牛備身八十員備身二

百五十六員進馬十六員齋齋郎八百六十二員諸三衛監門直長三萬九千四百六十二員諸屯

生副千九百八十四員諸折衝府錄事府吏七百八十二員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員執仗

執乘每府六十四員親軍帳內一萬員集賢院御書手一百員翰林藥童數百員諸臺指

寺監軍滿坊府之胥吏及上州市

勞徵辟奏薦神童陪位諸以親蔭并藝術百司雜直或恩賜出身受

職不為常員者不可悉數大率約八九人爭官一員初武德中天下兵革

方息萬姓安業士不求錄官不充員吏曹乃移牒州府課人應集至則

授官無所退遣四五年間求者漸多方稍有沙汰貞觀京師穀貴始分人

於洛州選集參選者七千人而得官者六千人時太宗謂吏部尚書杜

如晦曰今吏部取人獨舉其言辭刀筆而不詳才行或授職數年然後

罪彰雖刑戮繼及而人已弊矣如之何對曰昔兩漢取人必本於鄉閭選

之然後入官是以稱漢為多士今每歲選集動踰數千人厚貌飾辭何

可知也選曹但校其階品而已若掄材辨行末見其術上由是將依漢法

令本州辟召會功臣議行封建事乃寢佗日上又曰夫古今致理在於得

賢今公不能知朕不徧識日月其逝而人遠矣吾將使人自舉如之何

魏徵曰知人則智自知者明知人誠難矣而自知豈易乎且自媒自衒士

貞觀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

弊矣而未甚滂流故公卿輔弼或有未之覺者輔知選人所銓綜時稱允極十

八年獨知選事太宗賜金太宗初知其微而未及更因循至于永徽中官紀已紊

追麟德之後不勝其弊及武太后臨朝務悅人心不問賢愚選集者多

收之職負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試官以處之故當時有車載十量之謠又

以鄧玄挺有唐以來掌選之失無如玄挺者時患消許子儒為侍郎無所藻鑿

委成令史依資平配其後諸門人仕者猥眾不可禁止有偽立符告者

有接承佗名者有遠人無親而買保者有試判之日求人代作者如此

假濫不可悉數武太后又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

暗考以定等第糊名自此始也有司不能詳求故實刻革其弊神功

物自今以後本色出身解天文者進官不得過太史令音樂者不得過太樂鼓吹署

令醫術者不得過尚藥奉御陰陽卜筮者不得過太卜令解造食者不得過司膳署

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應至三品不須進階每一階酬勳兩轉而乃繁設等級

遞立選防苟以抑之及神龍以來復置負外官二千餘人兼超授闈官

為負外官者又千餘人時李喬居選部引用權勢以取聲名故爾其負外官悉憑

內外盈溢居無廨署時人謂之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負外官也時以

鄭愔為吏部侍郎大納貨賄留人過多無闕注疑逆用三年闕負於是

綱統大紊及先天以後宋璟為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方革前弊

量闕留人雖資高者深而非才實者並罷選當時選者十不收一由

是吏曹之職復理矣自有唐以來居吏部者唯馬載裴行儉崔玄暉

韋嗣立最為稱職開元二十三年立宗又以吏部選試不公乃置十銓試

人禮部尚書蘇頌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愿右常侍徐堅御史中丞宇文融朝

各集使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史崔沔荆州長史韋虛心鄭州刺史賈曾懷州刺史王丘

百王准的伏見勅旨令韋抗等十人今掌吏部銓選及試判將軍軍處召入禁中決定雖有

吏部尚書及侍郎皆不得參其事議者皆以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於有司也然則居上

故漢光武置置赤心於人腹良有言哉昔魏明帝嘗幸至尚書省尚書令陳矯跪問曰陛

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省司文簿矯曰此是臣之職今非陛下所宜臨若臣不稱職則就黜退

人故知自古天子至于卿士守其職分而不可輕有侵越也況我大唐萬乘之君卓絕千古之上

豈得下行選事頓取恠於朝野乎凡是選人書判並明年復故李嵩奏曰伏見告身印

請委之有司仍俾此十銓分選依舊以三銓為定也

與曹印文同行用參雜難以區分請至天寶八載六月勅旨授官宜立攢符下

准司勳兵部印文加告身兩字從之

諸郡府十一載楊國忠為文部尚書以肺腑為相懼招物議取悅人心乃
以選人非絕絕當留及藍縷當放之外其餘常選從年深者率留故意
愚政發滯者咸荷焉其明年三銓注官比自專之於尚書都堂與左相相
偶唱注二旬而畢不復經門下省審侍郎不得參其議其內常參官八

品以上及外官五品以上正員并停使郎官御史丁憂廢省者舊制中書門下便除授貞元四年正月制春秋舉薦至五年六月勅在外者委諸道觀察使及州府長史其在京城者委中書門下尚書省御史臺常參清官并諸使三品以上官左右庶子少詹事少卿監司業少尹諭德國子博士長安萬年縣令著作郎郎中允中舍人祕書太常丞贊善洗馬等每年一度薦聞至八年正月勅比來所舉人數頗多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兩省及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應合舉人各令每人薦不得過兩人餘官不得過一人至九年十月勅每年冬薦官吏部准式檢勘成者宜令尚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於都堂訪以理術兼商量時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疏定為三等并舉主名錄奏試日仍令御史一人監試

考績 周 漢 魏 晉 後魏 大唐

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漢元帝建昭中西羌反日蝕又久青無光召京房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去代以毀稱取人改功業發而致災異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

詔房作事房奏考功課吏法詔房曰三考黜陟其功也帝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同不可許上意

嚮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帝召見令房曉以課事諸刺史復以為不可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時充宗嫉房出為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自行考課法○魏明帝時以上之毀稱是非混雜難辨遂令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數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至于公卿及內職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是人議考課之制散騎黃門侍郎杜君務伯名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要未立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守任則唐虞可不須復契之佐殷周無責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為擬京房之本言可謂明考課之要至於崇指讓之風興濟濟之理臣以為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

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一體相資而成也後考課竟不行。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君元凱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敷撲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訪敷納以言及至末代不得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笮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典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借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按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 陛下復以易而否主者固當 量輕重徵如 殺不足 復以法書 後 文帝太和中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 三 身陟以彰能 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爲遲可進者 大成餘纓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思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 擯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 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 減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錫車馬器服以申獎勵後帝臨朝堂 顧謂錄尚書兼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考績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 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事大通 帝又謂尚書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末嘗進一賢退一不肖此二事罪 之大者謂羽曰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 頻干朕聽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自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 退二十餘人皆略舉遺闕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仕官如初宣武帝 時太尉侍中高陽王雍上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 者三年身一借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以閑冗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 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以勤以能進之朝伍或征

官外式遠使絕域催督捕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乃於考
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才非皆劣擢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
課煩以少上乘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復尋正始之格况後任事上中
者三年昇一階况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况
前六年昇一階檢無僣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况代考也徐州刺史
蕭繹具奏又論曰方今守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
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
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弦朔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
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內便登三級彼以資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
此以散位虛名而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孝明
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寮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今於體
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點陟幽明揚清激濁
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閱以同
考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尚必官須此人稱其職或超或轉陟
數歲而三公卿或長一試一用允而遷者及夫州縣之吏是也

朝貴可故能時一十、執國號一、賢一、美一、私一、京一、明一、以一、來一、考一、格一、三

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一一、

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善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
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既不冒甄別琴瑟不

調改而更張雖明言已行猶宜消息時不從。大唐考課之法有德義
清慎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于鎮防並據職事目為之最凡二十七

焉一最以上有四善為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一
最以上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為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

為中上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弗聞為中下
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及

貪濁有狀為下下若於善最之外別有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
或雖不成殿而情狀可矜者省校之曰皆聽考官臨事量定諸州縣官

人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戶為十分論每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
一等增戶口謂課丁率一丁同一戶法增不課其州戶口不滿五千縣戶不滿五百者

各准五千五百戶法為分若撫養乖方戶口減損者各准增戶法亦每減一分

降一等課及不課其勸課農辰田能使豐殖者亦准見地為十分論每加二分各進

考一等此為水菜口分之外別其有不加勸課以致減損者謂水菜口分之外每損一

分降考一等若數處有功並應進考者並聽累加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

周上疏曰今流內九品以上有九等考第自比年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

考者臣謂所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使朝廷實無好

人猶應於見在之內比較其尤善者以為上第豈容皇朝士人遂無堪上下

之考朝廷獨知貶一惡人可以懲惡褒一善人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

下政術尤最者二人為上上其次為上中其次為上下則中人以上可以自勸

矣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

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於其功也子產賢

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化况其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官佐下車布政

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

聽企踵而觀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依散

其能齊職為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不通不盡

其能苟且暗違已又之為吏者長字今之吏聖其後臣書

都督以佐兩畿第七未經已考不計之中察謂及九或錫

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禮書慰勉若公卿有關則擢以自能

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左監門錄

事參軍劉秩論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伯禽曰

變其禮易其俗難所以遲太公理於齊三月而後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

俗簡其禮易故孔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猶是而言勢不

甚者理不極功不積者澤不深故堯舜三年而考考三而黜陟所以能盡其

智術也近古人情敷龐未淳平堯舜禮正樂和未愈於虞夏官賢吏能未稱

於殷周或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或比年而巡狩或歲時使遷或旬月升擢公長

今日既上明日部內有犯名義者即坐之不其速歟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命諸

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上奏永為常式至二十七年二月赦文三載考

績黜陟明允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所通善狀但優仕進之輩與為

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乖古義自今以後諸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每至

三年朕自擇使臣觀察風俗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別擢用之

通典卷第十五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通典/[唐]杜佑撰.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034-4

I.通… II.杜… III.典章制度—中國—唐代
IV.D691.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5)第146178號

ISBN 7-5013-3034-4



9 787501 330348 >

書名 通典(全二冊)
著者 [唐]杜佑 輯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北京文津閣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八

印張 二二·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034-4/K·1311

定價 七二〇圓

